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文粹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集部四

浮溪文粹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浮溪文粹十五卷明胡堯臣所刻宋汪藻之遺文也藻學問賅贍貫串百家所作爾雅精純追配燕許其制詞溫厚剴切能使人聞風感動說者至擬之陸贄謂高宗南渡立國詞命亦與有功卓然為一代文苑之

冠所撰浮溪集本六十卷歲久散佚世無傳本者幾數百年今已從永樂大典中裒輯刋行嘉惠海內此本不知何人所輯而堯臣為之授梓以行者葢是時原集已佚僅從諸書所引掇拾而成故其目秖八十五篇未能盡窺全豹然如洪邁所稱元祐太后手書中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數語又宋齊愈責詞中義重

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
於喪邦數語又張邦昌賁詞中雖天奪其明
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數語皆當
時所謂四六名對膾炙人口者今並在其中
則菁華亦略具矣藻全集自元明以來久經
湮沒幸逢
大聖人表章遺籍始得以復覩其全堯臣等區區
搜輯於散亡之餘不過什之三四而網羅之

勤要有未可盡沒者且其文多採自諸家選本故所録大半精腴尚足以資諷誦昔歐陽修有文忠全集而又有歐陽文粹黄庭堅有山谷全集而又有精華録談藝家俱兩存不廢今亦用其例併著於録以備參訂焉乾隆四十五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浮溪文粹卷一

宋 汪藻 撰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纒宫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内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哀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饑疲蒙犯

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放治古之時廵卽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刼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氷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已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

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頃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
候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来蒙蔽之俗成致今
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
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遥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
之患則遐邇御無告之寃已敕輔臣相與虛懐而聽納
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
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懐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
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未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强敵干戈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朕菲凉

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撫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姻歸安閭里庤錢鎛而覲銍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劍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兹撫諭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令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

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
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
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
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
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筦之輝巍巍乎
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
之德茂英明之資粤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
所賴旂常紀之其濬深慶緜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

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宫禀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宫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闞朝究自内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祲坐使天

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欵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蹕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欵厚載之中俯痛仙游之

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
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攄飾終之儀告於神
明節以壹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
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
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篆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
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懇惻
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
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

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斡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絶稱謂故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大母盛德元功敻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文粹卷二

宋 汪藻 撰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

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奥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弼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治之基

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宫以日承於温凊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侍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

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奬何以慰士大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繄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

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録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彦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鄳陵之奔盍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嬰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强敵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

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
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毋㤀家庭之
禍當思王室之艱

脩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按倫奉使

在建炎元年十一月

朕惟軀事未寧覲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
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
胄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

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牓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殽澠之役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某稟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畀中權

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年隐於亡
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皆言汝爲可用
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殫奚
數爰復州圉之秩俾趨岳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收
東隅之失勉圖而績佇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
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

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幵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非

以周旋於閫閾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狥國之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頼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兹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逌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晝錫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負我寛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

邦具官某家國厚恩爲時顯官方氛祲結蕭墻之內至倉皇謀閏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末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过

儒無斷循黙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領政機方強敵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憒眊成此艱危朕念大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荐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劉韐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

我仰成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没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内領藩條樂活民之政外臨邊鎖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外敵將令毁節於偽廷龔勝飾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貴九原之隧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賢者事君豈爲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

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專既遭竒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熾之勍敵壯矣張廵之百戰躬履顔行哀哉卞壼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冤念逝者之何辜爲潸然而出涕兹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罙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摅國

憤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奮備師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孽小窺朝元凶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眷祲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

規加兩鎮久虚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
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於
君爾既殫於忠蓋歸歛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
烈士之始終惟爵禄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擀前休

浮溪文粹卷二

浮溪文粹卷三

宋　汪藻　撰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遥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

遠感頹存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扆之猶賒鴻鴈
雖賔莫致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治洛時雍祥貽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
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名此来非偶然中賀伏以烏本
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
穰宜爾珍禽呈兹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
傳音鷃鷃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一蟲之無

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藴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衆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按高宗以建炎元年五月庚寅即位于應天府是表當在即位之後為張邦昌代作者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睠就於至仁雖
啐表之非遥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中謝
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
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敵情之變遽
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祧之祀將攝
祼以爲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
耻志則甚明葢天下乜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
業唯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

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仲程嬰存趙之忠儻奉
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
唫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
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
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
之壝趨駕未央之宮盛九賔之禮以見羣臣輯六獻之
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
自謹清宮之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閒燕忝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譏於斵輪而臣猥以菲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

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
賢聞見或不如農圃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
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采獲君恩馭
幸乃歲冒於遷除刻方抱於遺弓忍獨榮於載筆上還
不獲退省為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
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

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祗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於堯喪宜柱下一新於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於杞莫稽宰商頌之復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霑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緜力裒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孫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

國侯加食邑三百戸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

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願

昨投閒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愬南飛之

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維均何遭逢之

獨異茲葢伏遇皇帝陛下調暘萬類藩飾羣工屬宣室

之受釐蹙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洴

澼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

逮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臣無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淅敢同於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中謝伏念臣昨從詞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蹤無閑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兹蓋伏遇皇帝陛

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況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屬哀殘講求百粤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行省閱於九重力奉晏任於萬里雖天人之交相

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欝欝葱葱之氣一朝廣内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遥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顔之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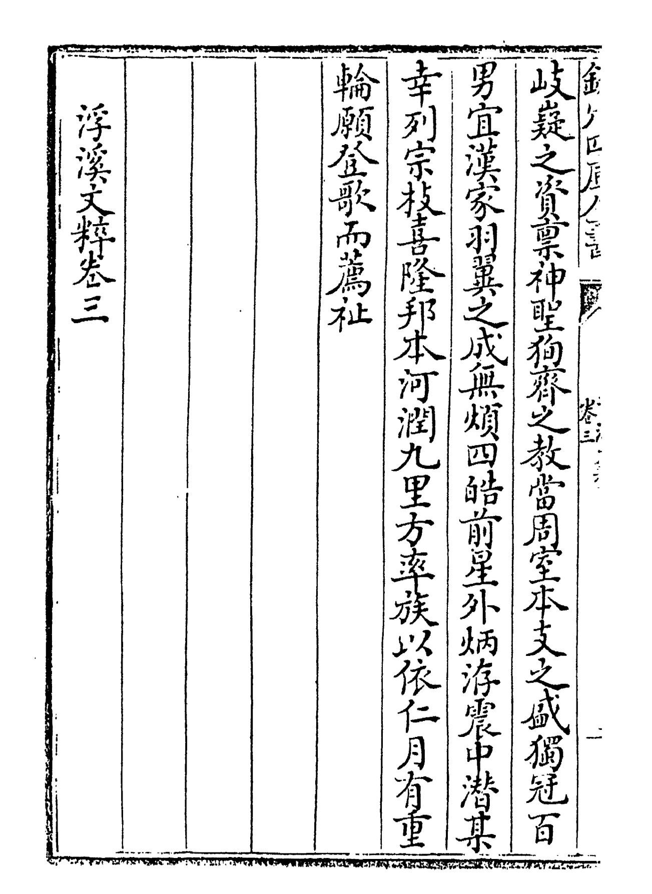
謝謫永州居住表

屢忝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延𢦏自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寛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中謝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罷癃乃復浸

成於老詩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
而趍伏非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盛之時刑
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涵容舒居
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亦承
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



岐嶷之資禀神聖猶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洊震中潛其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浮溪文粹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文粹卷四

宋　汪藻　撰

奏議

奏論趙士𤦍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𤦍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

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
遅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
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劉子保奏復
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
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
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
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
陳歷任有勞至据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

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之材豈無一人可治高
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别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
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
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禄者宣和之風也今陛
下中興當痛革此弊柰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
為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禄則冒耻自陳
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
望聖慈别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遲赴任斥去士

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叅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到若全不叙復即不霑沾極赦恩可於逐官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

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脩行非不厲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

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貨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廝之材本非士類乘時詐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雖盡行削

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汙清貴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

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茍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强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

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

人勞効過惡中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敘復而已又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

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盖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戰鬬而

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洎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黄牓備録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創大

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文佀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款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

為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絶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卧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況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

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筭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荊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鋭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

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
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
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將來敵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戰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

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踰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北國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哀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厲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

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倀倀然未知税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彦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

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
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
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
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寇敵者陛下不得而聞
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揺也然
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寛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
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
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

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後忠於
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閭
遠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
可以為敵性強愎不聽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
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
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
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
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

當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瓔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瓔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閒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為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瓔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

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柗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瓔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

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瓔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

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
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
也茲者陛下南廵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
之志畧不少衰豈非祖宗徳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
之主邪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
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
風遁逃反汲汲内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罹其烖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烖今江

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

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黄巖
聞陛下使李棒屯兵縣中降旨麾云侯金人至台州則
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
驅之使鬭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
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
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瓊本隸杜充充敗于前
而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
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捷獨可賞其有功將士

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況此當平時猒飫於虜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

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嘗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

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
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
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
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
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
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
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主將將佐
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閒付以方

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陞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㣲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

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修日歷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已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

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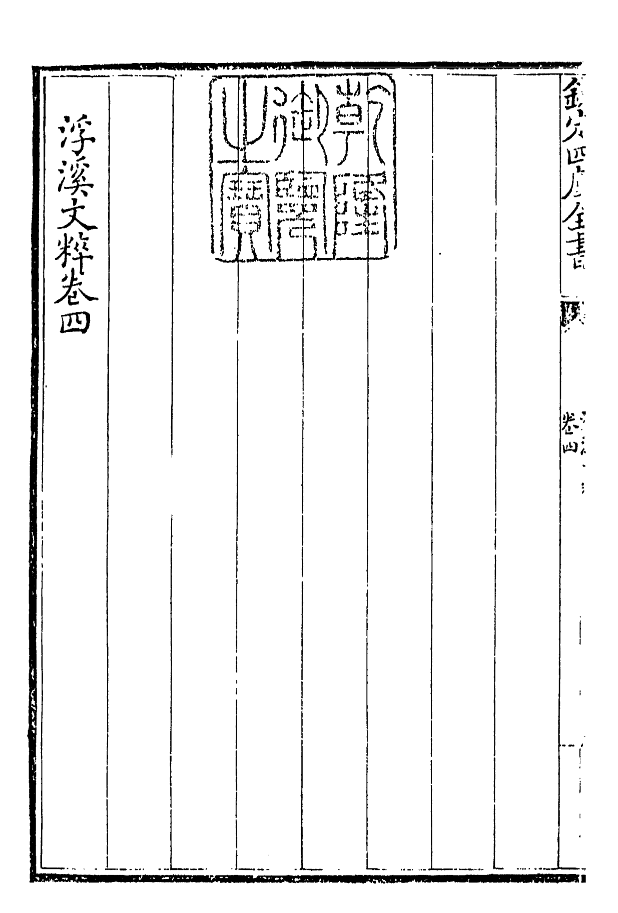
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

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淩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

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閒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茍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

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殽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文粹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文粹卷五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文粹卷五

宋 汪藻 撰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疏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

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

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

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

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己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效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

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説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

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鬬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

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咈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

重矣先驅不肅顔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乗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温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爲逭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

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愳愳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葢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髙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髙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黄裳度惟髙崇文

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澭代崇文者蓋嘗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

劉濉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别之以分漢髙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盖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髙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

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叅
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
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
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
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
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
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必有
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

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

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

溢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

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旣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

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

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

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盖患之不可不預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師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師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

符祖宗於玆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寖浣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

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
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五

浮溪文粹卷六

宋 汪藻 撰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葢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禄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穎陽之高況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

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

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旣物色求之而來高卧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漢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不

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于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析為嚴州紹興七年吾友董弅令昇為是州朞年政成乃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

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先亾以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

者惟刑爲然使吾聽訟如呂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慮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踈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委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斸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爲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爲王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

予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盖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而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寒不得衣而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避隐去如探湯然嘗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茍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胷中涇渭甚明既来而得

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巇為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椎埋剽輕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是故至人

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理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慍之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繹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

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

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
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閒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
夫過瀟水剪薙榛蕪（薙他計切蕪草也）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
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絶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
沚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鈷
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
陽巖袁家渴（渴音褐）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
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

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邪數所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鈷鉧潭南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黄谿則為峒獠侵耕嶝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髙山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

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張說許許公蘇頲）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

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殁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絶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

者有孜焉某月日新安汪藻書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揺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羌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於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

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立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威怒臨公未嘗少撓歸必

記其反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負止一
馬嚮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
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髙郵孫覺莘老為廣
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
洪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
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
繼於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宫使學者世祀
之而屬予記其事嗚乎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滌

亦豈記公者哉昔叚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摭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叚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徽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六

浮溪文粹卷七

宋 汪藻 撰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

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也茍為無以
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
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
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
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
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
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
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

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宮佛剎圮於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

息争已亂之道有功於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曾州豪及浮圖氏有以其羸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況出於干戈之後乎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宫室臺榭門
廐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於六經者魯之泮
宫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
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
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
成而公去其屬劉顗士王昺以諸生之請来告曰願書
以貽後人乃為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乎乾元夫
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

並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簠簋棄道學門牡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濯莽列為飛甍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僇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

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羣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説開之舊也今予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

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羣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盖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羣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

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胷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怨客笑曰書之壁以告来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蕭蕭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汩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摇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

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
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
而時之以菑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灾
吾諰諰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嘗得
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
力田於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于
閒而嘆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
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

旁而求名於余蓋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横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

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崒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
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李高來剌是州州
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李高以精明强敏之
才易民觀聽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
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
有登而歎曰嗚乎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甍圮棟蕪沒
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覿今
晨霏夕霧晴嵐煗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

鴻落鶩畢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北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模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敵人之未禽欲吞之

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始末以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紹興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七